

行走的商铺

□池州市贵池区唐田中学 俞东升

“雁引愁心去，山衔好月来。”薄暮时分，我匆匆走在下班的路上，蓦然，我的眼前惊现一幕奇特的场景：一条宽阔的道路两旁，不知啥时候开来了十几辆厢式货车，组成一个长长的车队，一溜儿停靠在路边。

一辆负责管理的小车，车顶上绑着一只大喇叭，开往附近各个村庄，大喇叭循环播送广告：“好消息！好消息！××街道举办商品促销会！厂家直销！买到就是赚到！请各位乡亲前来选购！”

我的好奇心如爆米花一样蓬勃而起，便走近前去观察。只见每辆货车上的一男一女（大概率是夫妻）闪电般在空地上搭起了帐篷，摆好了货架。然后，把车上的货物一件一件从车上搬下来，摆在刚搭建好的货架上。

当天晚上“夜市”开张，在节能灯光下，我看到每家店铺里出售的货物各不相同：有卖衣服的，有卖鞋袜的，有卖玩具器材的，有卖床单被套的，有出售两元商品的，有经营特色小吃的……

一向安静的街道上，顿时热闹起来。

听到广告的周边民众——大多是老头老太，三三两两来到临时的商业街，选购自己需要的商品。他们仿佛找到了当年逛街赶集的感觉，在这排临时商铺前走走停停，说说笑笑，顺便购买了一些自家需要的小商品。

此后的几天里，我每天上下班都经过这条由帐篷搭建起来的“商业街”。我在这个“临时商业街”里买过江西的爆炒板栗，吃过湖南的多味豆腐，购得北方的各种特产，尝过南边的特色水果，淘了老北京布鞋，买过江浙生产的床上用品……我想，这些游走在偏远乡镇的商贩们，因了他们的服务，让很少出门，也不会网购的乡村老人们，购买了他们需要的商品，让他们在自己的家门口，品尝到了各地风味小吃。

头两天，周边村子里的老爷子、老太太来了不少，一时间，窄窄的“商业街”里人头攒动，川流不息。遇到下雨天，顾客比较稀少，闲下来的商贩们，便在帐篷里看手机，有的坐在货架边打起盹来。到了做饭时间，女主人搬出炊具，在店旁空地上，支起临时锅灶，煮饭炒菜，热气腾腾。吃饭时，男人不忘给自己倒一杯老酒，独自喝起来了，而且喝得有滋有味，不慌不忙。

有一次，我在购买了一件小商品与商贩们攀谈起来。我说，你们在全国各地周转，拖家带口，风餐露宿，很是辛苦呢。他们笑着回答：“我们喜欢过这样的生活，一边经商，一边漫游，体味各地的风土人情，这样的人生也挺有意思呀。”

是的，这些“行走”的商贩们，自主就业，谋生也“谋乐”，同时还为“国内大循环”做出了自己的贡献呢。

草木情

□淮南第三中学 顾正龙

沿着新修的排水渠往前漫步，水清如镜，两岸柳枝尽绿。鸥鸟掠空，鱼翔浅底，还有密密麻麻的螺蛳吸附于石岸，身子附着青苔，和着拍岸的清波舒展。

登上高大的土坡，从山脚到山顶，一台台土叠上去，每一寸都种着庄稼，巴掌大的岩坡也开垦出来，豌豆麦子，玉米红薯，一茬接着一茬。

童年的褴褛和欢乐，洒满了荒山野坡。捡地衣，拾柴禾，唱山歌。浓荫里散落的小村庄，白墙黛瓦在阳光下跳跃；鸡鸣狗吠在寂静里隐伏。山风猎猎，时间的沙漏沉淀着悲欣交集的过往，记忆的双手有意无意地，便捡拾起那些明媚的忧伤。

少时常挖的野葱，似乎已经绝迹。寻来寻去，好不容易在茅草丛中发现一两棵，细若牛毛，恍若岁月的指缝漏掉的一缕微光。掀开泥土，绿豆大小的鳞茎像是沉埋时光里的小小珍珠，一晃眼，便滚落不见。密集的花朵，一簇簇，一串串，红红火火，像一挂挂鞭炮，不知哪个清晨或者正午，就要噼噼啪啪炸响。

进与退，生与灭，人离不开自然，自然却可以独立于人类之外。没有了人类的干扰，自然活得充沛而泰然。

走到田野中间的那棵郁郁苍苍的老槐树下，倾听风吹过时树叶“哗哗”作响的声音。它枝繁叶茂，体积惊人，曾几何时，它承载着三五成群的玩伴在上面摘槐花、粘知了。槐树在老家最常见，它的花也极普通：没有硕大娇美的花朵，只是一串小小的铃铛，娇小、轻盈；它也没有艳丽的花色，只是一抹淡淡的乳白。春末夏始，一朵朵，一串串，一簇簇，掩映在一片嫩绿之中。槐花属于乡村，一点都不娇贵，朴实得就如同穿粗布的农人，世世代代扎根在这

黄土里。

其实，每一株草木都是我们不说话的乡亲。它们不管时间长短，总是一丝不苟地保留着早期的方位和轮廓，便于我们对故乡进行指认。它们忠实地守护着我们对故乡的记忆：顺着那根南瓜藤，便能立即回到往日的家乡——从那沉甸甸的麦穗里，体味到乡音乡情的可贵；从那金黄的水稻深处，找到童年遗失的那把镰刀和一根牛绳。

艾叶青青

□肥东县实验小学浮槎路校区 王 俊

碧绿的艾叶，沁人心脾的艾香，留驻五月，牵起太多的记忆入梦……

孩提时代，春末夏初，故乡的路旁，沟渠，河畔，房前屋后，只要有土的地方，到处是蓬蓬勃勃葱葱郁郁的青青艾草。绿色的身影，临风摇曳，阵阵馥郁，脉脉袅袅，越过麦芒，飘过菜花，趟过沙河，氤氲在故乡的角角落落。

在我们当地，有端午节门头插艾草的风俗。听村里德高望重的老人说，端午节这一天，门头上插上艾叶或菖蒲，具有辟邪、防瘟疫疾病的作用，所以又有民谚“清明插柳，端午插艾”的说法。据传，晋代人们已经开始把艾蒿（艾草）挂在门上或悬挂堂中，到了南北朝时代挂艾草广为盛行，人们用这种方式辟邪防病，祈福全家人一年平平安安。

“端午时节草萋萋，野艾茸茸淡着衣。”端午节清晨，当我还枕着残梦迟迟不愿醒来时。突然间，阵阵清香在老屋里弥漫开来。闻香醒来，一大捆带着晶莹露珠的艾草堆放在堂屋中间。五月的艾草，像乡村里不施粉黛的青葱少女，水灵，清纯，朴实。轻轻地掐一片羽状的艾叶，贴近细瞅，叶面碧绿，叶的背面蒙着一层灰白。送到鼻端，一股清香直入肺腑，令人神清气爽。

母亲麻利地用红头绳扎了两小把艾草，插在老屋门楣上。接着，又吩咐我抱上一大摞艾草，给左邻右舍送去。还一再叮嘱我，要给村西头的张奶奶、村东头的军属张婶婶送上最香的艾草。我扛起湿漉漉的艾草，屁颠屁颠一路小跑，三下五除二就把母亲交代的活儿保质保量完成了。在鲜红的朝霞掩映中，羞答答的太阳露出了半边脸，房屋上炊烟升起，整个村子就浸在艾草的香味里。

端午节过后没几天，母亲便会把插在门头上的艾草取下来，靠在大门的墙角。一段时间后，艾草自然而然就干枯了，母亲又会小心翼翼地干艾草捆扎好收藏起来。生怕动作大了，碰掉了艾叶，因为她心心念念的这些艾草会招来百福的。

记得上小学五年级的那年秋季，毫无征兆地在我身上发生了一件奇怪的事：只要一走路，两个小腿肚就酸痛无比。上学途中，走个五六十米后就疼得走不了路。只得停下来，弯腰，反复用手揉捏腿肚后，方可继续行走一段。如此反复多次，才可走到学校。放学同样如此，才可挨到家。

那时生活极度贫困，为了一家人温饱，大人们不顾惜身体整天埋头做活，并没有闲暇时间过问我说的。直到我的腿疾越来越严重，父亲才不得不带着我到乡卫生院看医生。医生终究也没看出个所以然，胡乱地让我吃了几次药，不见丝毫效果……母亲目睹我一瘸一拐艰难上学的身影，愁在眉梢，急在心头。只要一有空，母亲就去四处打听，寻求治疗我腿疼的民间药方。功夫不负有心人，终究母亲不知从哪里弄来的偏方：用开水浸泡艾草，利用升腾的热汽熏蒸腿肚，或许可以缓解酸痛。母亲像抓住了救命稻草似的，连忙把家里几年储存下来的干艾草拿出来。当天晚上就烧了半水桶开水，再把一把艾草放入水桶中浸泡。一瞬间，艾草的香味随着水蒸气升腾，飘散在老屋里。因为是开水，一开始腿不能直接入水，母亲就在水桶中央放置一个小板凳，让我把脚搭在小板凳上，拿来一件旧棉衣，把我的腿连同整个冒着腾腾热汽的水桶遮盖起来。用含有艾草香味的热汽熏蒸。

我坐在板凳上，热汽裹挟着淡淡的艾香，丝丝缕缕滋润着我的腿肚，浑身一下子舒服多了，腿肚的酸痛立马缓解了许多。等水温下降到一定程度后，母亲便让我搬出板凳，直接把腿脚放入水中浸泡，直至水凉下来……

此后，每天吃过晚饭，母亲就会把我熏腿的一切工具准备就绪，让我持续熏蒸。在昏暗的煤油灯下，母亲纳着她的千层底陪着我。后来，家里的艾草用完了，母亲又东家借西家要，讨来了成捆的干艾草。每天晚上，不厌其烦地重复着烧开水、泡艾草、放板凳、盖棉衣的工序，鼓励我坚持熏下去。母亲没有念过书，大字不识一个，不懂得书上的大道理。但她执着地认为，只要这样做下去，就会带来福音，我的腿就会好起来。到了严寒的冬天，在昏暗的灯光下，总有母亲和满屋艾草的香陪伴着我。也许是艾香中饱含了太多的母爱深情，第二年春天，我的腿疾慢慢好了。

……

诗人余光中在《今生今世》中写道：我最忘情的哭声有两次/一次在我生命的开始/一次在你生命的告终/第一次我不会记得是听你说的/第二次你不会晓得/我说也没有用/但两次哭声的中间啊/有无穷无尽的笑声/一遍一遍又一遍/回荡了整整三十年/你都晓得/我都记得。

母亲啊！在这两次哭声中间啊，更有你无穷无尽的慈爱，一次又一次，回荡了整整四十年，你都晓得，我都记着。每年清明时节回乡祭奠母亲，耐旱、不择地势的艾草，葳蕤在田野、坟场、瓦砾中，株茎直立，绿叶簇密，羽毛状的叶片，片片向上。徐徐轻风中，艾草的香味萦绕鼻尖，儿时的味道扑面而来，一缕缕艾草的香，把过去的时光冲洗得熠熠生辉，母亲的音容笑貌便出现在幻觉中。

青青艾草，不与花争艳，不与树攀高，如同长眠在地下的母亲，在五月的风里，给朴实平淡的日子，染上一抹明亮的绿，散发一缕清纯的香。

初夏荷影  
摄

□肥西县职业技术学校 解光文/

雨 歌

□霍邱县城关镇逸夫小学 徐方中

窗外，  
无言的雨丝，  
诉说着  
春的烂漫，  
生命的蓬勃。

雨的丛中，  
一抹粉红，  
绽放  
慢慢摇曳，  
炫耀着根茎的力量。

做新时代有为青年

□亳州市颜集中学 屈广法/书